

# 新个税法实施五年 扩大税基改革成业界关注重点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2024年全国两会召开的时间逐渐临近,作为两会期间关注度比较高的话题,个人所得税相

关改革备受关注。个税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税种,不论是个税起征点提高,还是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增加,一直以来都是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关注的

内容。  
202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2024年将是新个税法实施的第6年,在此节点,业界呼

吁要逐渐完善分类计征与综合计征模式,其中一个方向是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月后,总体纳税人数仅为9000多万。

基于此,澳洲会计师公会华北区委员会会长彭飞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负角度考虑,个税的改革方向可以考虑把更多的分类项目并入综合所得来抵扣,这将使政策在落地实施阶段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提升。

## 扩大税基呼声

按照个税改革的目的,中低收入人群是重点倾斜的对象,这意味着只有不断扩大分类项目,才能切实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也才能真正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

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大修,个税也开启了分类计征与综合计征相结合的模式,此次修改也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部署的落实。

按照新《个人所得税法》要求,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劳动性所得归并“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而其他各项所得仍采用分类计征方式。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表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实施,有利于实现收入来源单一与收入来源多元的纳税人之间、拥有不同种类劳动所得的纳税人之间的课税公平。

不仅如此,从税收法定原则看,新个税法对税率级距、基本费用扣除、专项扣除等作出的调整,强化了合理调节收入、促进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这体现了税收公平和对人权的尊重。

然而,按照个税改革的目的,中低收入人群是重点倾斜的对象,这意味着只有不断扩大分类项目,才能切实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也才能真正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

“目前,个人所得税分类项目中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

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四项内容,在纳入综合所得之前都先按照分类项目对应税率予以扣除。因此,从项目特点看,其主要针对特定人群,这也使政策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一位财税人士说。

以劳务报酬所得为例,目前劳务报酬所得以个人每次取得的收入,定额或定率扣除规定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如果个人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定额减除费用800元;每次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定率减除20%的费用。

具体公式为: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收入额-800元;每次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收入额×(1-20%)。

记者了解到,由于劳务报酬属于一次性收入,也是日常中最常见的一种劳务报酬,其预扣预缴阶段适用的税率是20%—40%,并不适用累计预扣法(累计预扣税率是3%—45%)。

基于此,彭飞建议,个人所得税分类项目,比如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未来可以考虑按照综合所得3%—45%超额累进税率扣税,这样能扩大税基,从而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负担。

## 直接税改革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也曾多次强调财税改革的未来方向就是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其中首先要提高直接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现实生活中,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息息相关。

彭飞表示,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14年的财税改革基础上,202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市场对此非常关注。“我认为,此轮财税改革将逐渐把从以流转税为主过渡到以直接税为主,而直接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彭飞说。

伴随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税收结构,也成为财税改革的重要部署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此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指出,“十三五”时期,要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在多个公开场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也曾多次强调财税改革的未来方向就是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其中首

先要提高直接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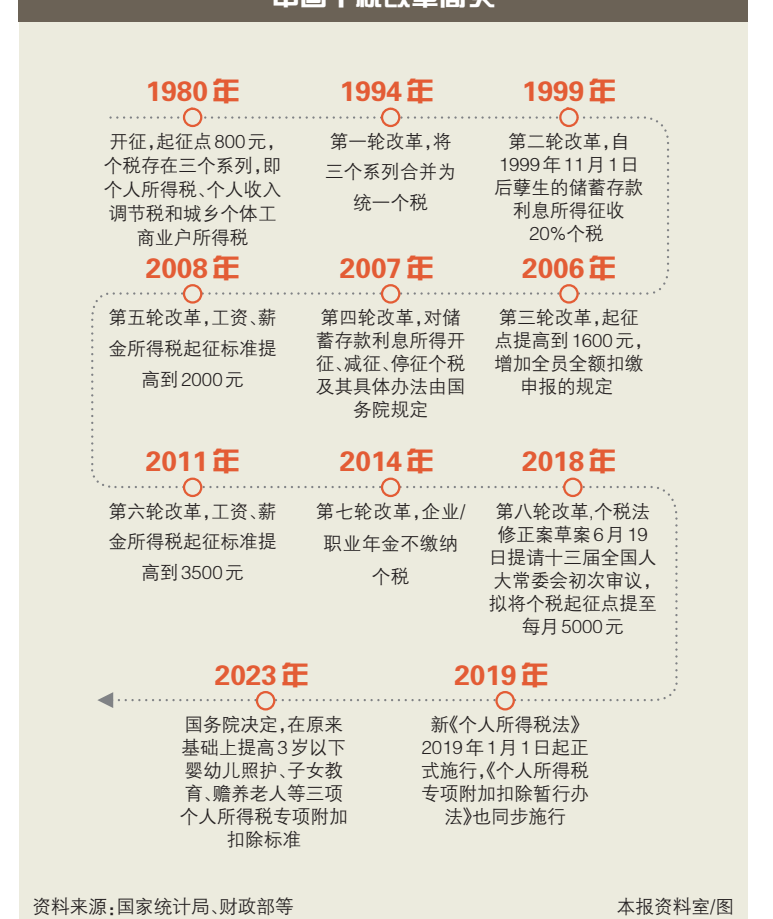
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在财政部发布的2023年全国财政收支情况中,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4775亿元,全国税收收入181129亿元,个税占比为8.16%。

受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影响,2023年个税占比2022年(为8.96%)有所下调,但普遍高于2021年和2020年,整体看,近年来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在持续增加。

高培勇表示,随着直接税比重的增加,国民收入也会逐渐显性化和透明化,更为重要的是,直接税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也将迎来重大调整。

目前,直接税中与普通人关联度比较大的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2018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改,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确定了个人所得税分类计征与综合计征的模式,并提高了免税额,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拉大了税率级次。

刘剑文认为,从税制公平的角度看,综合计征能够平衡不同收入来源但是收入水平一致的纳税人的税负,即税法所说的横向公平,这可以使同等收入的人缴纳同等税额的税,从而实现税制公平。



对于财产税,业界普遍预测未来它将是地方政府新的收入来源之一,但由于目前内容相关讨论还在论证中,因此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

“我们预测,财产税改革还需要从长考虑,整体看,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可能早于财产税,预计在此轮改革中,个税将是一个重点关注方向。”上述财税人士表示。

#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3》: 65岁可能是延迟退休的最终结果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近年来,延迟退休一直是每年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延

迟退休的年龄节点、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如何推行,都与公众休戚相关。  
临近2024年全国两会,这

一话题将再次成为委员、代表们讨论的热点。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数年的讨论,在本年度似乎已经形成了相对确定的

基本轮廓——近日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3》在测算养老金替代率问题时指出:“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在即,65岁

可能是调整后的最终结果。”  
此外,一位专家在相关会议上也表示,延迟退休可能会延到65岁,男女会趋于同龄。

早前,国务院总理李强曾表示:“延迟退休政策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在适当时候稳妥推出。”

## 年轻人不考虑养老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从1960年的43.7岁提升到2020年的77.93岁。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撰文指出,对个人养老金问题,存在着代际差异。“由于改革轨道中的制度安排变化很多、已经退休的老年人、年轻人、毕业刚刚工作的人,其理性程度和他们测算的基础有很大差异。人并不都是理性的。养老金是一个未来的问题,有些人不怎么考虑,到中老年快退休的时候才有危机感,个体差异也比较大。”

面对中国养老保障问题,周

小川说:“有人称,车到山前必有路,到那时候,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提高企业的缴纳比例。”

周小川在文中还回应:“虽然延长退休年龄是有空间的,但不是想延长多少年就延长多少年,这涉及平均健康水平和老年人的生产力,企业也会在成本上有所考虑。”

国外一些国家在讨论或者已经决定要提高退休年龄,中国政府也在考虑结合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就业的情况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实施延迟退休。

延迟退休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保险收支压力

险、维持政策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延迟退休可以使劳动者减少获取养老金的年限,从而减少基金的支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约为2.64亿人,占比18.70%,相比2010年,老龄人口上升5.44个百分点。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要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每月需要缴费487元,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为3%,相当于政府每月只减免了14.6元个人所得税,全年也只不过175.2元。因此,要想获得目标替代率,不仅上述典型个体的负担较轻,而且财政成本也微乎其微。

该研究评价:“如果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我们可以得到该典型个体的待遇水平为每月1199元(不对养老金待遇进行纳税),还是比较可观的。当然,如此低的财政补贴和投资回报率,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许很难有足够的激励性。”

能是调整后的最终结果。”

所谓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3》据此按照人口可工作40年测算,一位1995年后出生的个人,如果从现在开始加入个人养老金,并不间断地缴费至64岁(缴费共计40年),从6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待遇,那么经过计算可以得到替代率大概为14.77%。

即该典型个体一个月收入为8115元(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那么



国务院总理李强曾表示:“延迟退休政策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论证,在适当时候稳妥推出。”图为2月21日,四川广安用工企业工作人员向求职者介绍企业和岗位情况。

## 完善政策设计

而上述个体模式是按照65岁退休计算的,缴费年限与退休年龄与个人养老金的“获得感”关系密切。

延迟退休同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人口结构、就业市场和社保体系等多个方面,还需要多个部门在顶层设计和政策执行层面进行紧密配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王伟进近日撰文指出,鉴于当前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养老保险制度尚不成熟等因素,建议遵循“循序渐进、小步慢走”的国际通行做法,设定较长的改革推进期,每年延迟的幅度不宜过大。

他还建议:“考虑到我国男女不同性别间实际退休年龄差距较大,女性退休年龄偏早,与

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教育水平上升较快、男女家庭分工日趋平等的发展趋势不一致,可研究逐步实现男女退休年龄趋同的可能。”

同样,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仍需一定的时间。

中国银行业协会秘书长刘峰建议:“首先,优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设。一方面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对低收入群体的税收优惠、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金融机构的税收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增加制度弹性,开展延迟退休试点与个人养老金衔接工作,探索建立二三支柱账户转移机制,构建统一的转移接续平台,规范机构间转移信

息交互标准,提高养老金制度的保障性和灵活性。”刘峰表示。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资本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继晖向记者表示:“早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推荐用健康期望寿命来反映居民健康综合情况,因此,延迟退休不是无限制的,必须在健康期望寿命之内。在2010年联合国开发署公布的数据中,中国人期望寿命为73.47岁,而健康期望寿命只有66岁。”

他建议,基于这些考虑,借鉴发达国家在延迟退休方面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如果职工自愿延迟退休,每推迟一年,至少应当增加其养老保险待遇5%—9%,以鼓励更多人自愿延迟退休,但不鼓励超过66岁健康期望寿命的自愿延迟”。